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五十三

總錄部一百三

姻好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蓋以合二姓之好正三綱之倫上以奉宗祖以下昭嗣續曰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所以參天地之數也仲春之會三正之期所以順陰陽之序也乃至始冠而成室既筭而言歸亦為父之端也適人之道三代以降六禮具舉冕迎不以為重廟見必主於肅御輪莫寫其儀克恭施衿結褵所戒尤慎故曰婚之父為婚婦之父為姻人倫之本莫斯為大亦有知賢而可妻貴德而忘醜靡取高援自成嘉樹是則標梅之詠于以及時為鳳之占用昌厥後者矣

晉重耳奔狄伐咎如亦狄之得二女以長妻重耳生伯儵叔劉

劉以少女妻趙襄生盾

陳懿氏卜妻敬仲懿氏傳大其妻占之曰懿氏妻是鳳凰于飛

鳴和鏘鏘鏘雄曰鳳雌曰凰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

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姜齊姓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東郭偃以崔武

棠公死武子見棠姜而美之姜其使偃取之為已偃曰男女辨

姓辨別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

姓故不武子筮之過坎下兌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史

皆曰吉阿雀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夫變風隕

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火

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為澤澤之生物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無可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

今卜昏而過此六三失位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

無應則喪其妻無所歸也言棠公已遂取之當此凶

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尚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繫援

結連於他日范初懇之於獻子初董叔之妻獻子曰不吾敬

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杵紡紛猶懸也懸叔向過之曰子曷為

請乎叔向曰求繫既擊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楚昭王之奔鄭鍾建負季筭以逃王將嫁既季筭辭曰所以為

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周劉氏晉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

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田僕卿大叔懿子止而飲之

酒懿子大叔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

公治長字子齊長人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縶之中縲黑索也世孽

也所拘非其罪也以其子之

南宮适字子容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賤不義而貴

國有道不廢見不用言國無道死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詩曰白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以其兄之子妻之

漢張耳嘗忘命遊外黃命者名也凡言忘命外黃富人女甚美

庸奴其夫言不恃賴其夫亡即父客父時故賓客父客謂曰必

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决嫁之請决絕於前女家厚奉給

耳耳以故致千里客為官外黃令

陳餘遊趙若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陳平陽武戶牖人陽武縣名屬陳留戶少時家貧及長可取婦

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欠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夫嫁

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

罷為助張負見之喪所獨視偉平視而悅平亦以故後去負隨

平至其家迺貧郭窮巷階以蓆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

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不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之女貞曰故有美如陳平長貧

者于辛與女為平妻貧迺假貨幣以聘子酒肉之資以內婦負

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

弟

毋乎既取張氏女貞用益饒游道日廣

黥布為群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

公孫賀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既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

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妻之裝送資賄甚厚

鄭宗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娶

女嫁王家男又娶也

張放得幸於武帝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帝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時號為天子娶皇后嫁女

翟宣者方進之子襲封高陵侯王莽秉政春陵侯敞與安衆侯

崇並漢之宗室見莽將危漢室謀率兵及崇事敗敞惧欲結援

樹黨乃為子祉娶宣女為妻

東觀記曰敞

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敞因

上書謝罪

後漢京兆擘恂以儒學教授馬融從其游學恂奇觸才以安妻之

鍾皓兄子瑾母李舊之姑也膺祖大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

公孫瓚遼西人也以母賤遂為小吏為人老婆貌大音聲言事

辯慧

畧日瓚性辯慧每日事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

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

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

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其公出  
遇之途其見容邈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其公夫人聞  
而怒曰妾聞陶家兒遊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其公曰彼有奇  
表長必大成遂以女妻之

苟寔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

張魯降曹公為子彭祖取魯女

王苟或父緄為濟南相緄畏憚官官乃或娶中常侍唐衡女典

日衡欲以女妻南傳公或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

日公明取博以妻城

譏議  
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  
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也

奕攸泰業山濤啟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鄧  
攸嘗詣鎮軍賈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竒之以女妻焉

張華少孤貧鄉人劉放竒其才以女妻焉

劉殷新興人也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

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

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

吾方希達如襍椽爾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

命無客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也良以

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容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

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張宣子者荊州豪族也家富於時

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安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候妃而適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及也誠其子曰劉殷至孝冥感學識超世此人終當速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公焉

孫畧以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畧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誠女弃華尚素與畧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劉遐廣平人性果毅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馮主鄉人冀州刺史辟續深器之以女妻焉

衛珍為太子洗馬懷帝時以天下大亂扶輿母至江夏珍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載叔鴛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才於是以女妻焉

高慎字孝甫敦孝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琊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蜀費寶伯名冠江夏颯人也劉璋母乃觀之族姑璋以女妻觀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大醜女黃頭色而才甚醜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彥醜女

謝援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

吳張昭長子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大帝聞而勤焉馬遂為婚

周瑜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色也策自

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涕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現

潘翥字文龍邗騎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卒弟祕太常以妹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

呂範字子衡汝南陽人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嫁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為父貧者却遂為婚

晉羊祐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實眉善談論即將夏侯威異之以兄羈之子妻焉

郭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壻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預字泰寧相國將軍知命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秀南謁者僕射鎮子

管彥者王裒同鄉人少有才而未知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援而反之男女各胎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便嫁其女彥弟馥問裒曰吾薄志畢願數昔嫁姊妹皆遠士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比之京邑之人也豈無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安有葬父之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王育少勤學同郡許子章嘉之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產育受之無愧色

周浚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孔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王羲之司徒遵之從子時太尉却鑒使門生求女壻於遵遵令



就東廂編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謂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時佳壻和訪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

葛洪尤好神仙遵養之法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送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傳玄業兼綜醫術

戴逵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徵士范宣於預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前秦韋罷為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

南燕慕容超子初為符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獄椽呼廷平救護之得逃去其後超母為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廷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為汝南其女以答厚惠於是娶之

宋殷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

蔡興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表顛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顛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耶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顛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家

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東海河承天稚相稱器以女妻之杜驥為隨父南遷時北是舊法問疾必遺子弟驥年十三使侯

同即常華華子女有高明見而異之以女妻焉

蕭惠基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又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歎其詳悉以女結婚解褐著作祐郎

南齊朱選之子處林有志節著辨相論幼時顧歎見而異之以女妻焉

謝濬莊之第五子也僕射褚淵聞濬年少精壯正以女結婚享為資送

梁常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卒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為比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褚球少孤貧好學宋建平王景素王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姻為之延譽

陳錢道戢字子翰吳興長城人也父量深嘆壽全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畧高祖微時以從子姊焉

周引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叔父捨異之河東裴子野保相賞納請以女妻之

孫瑒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

徐凌子險一名衆幼而修立勒學有志操汝南周引直重其為人妻之一女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父巡素與高祖相善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

理自東陳詣高祖高祖器之命高會嵇長公主辟為府西曹掾  
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

後魏公孫邃孫敬為從父兄弟而敬才器小寢而封愷之生崔  
浩之壻邃母鴈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此方  
人狗每云十丈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爾吉凶會集  
便有士庶之異

李神雋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雋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  
為婚遂至紛競二家閱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雋惆悵不  
已時人謂神雋風德之衰

陸麗子敷母本恭宮宗人以賜麗生敬龍爵撫軍大將軍平原  
三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鑿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  
恨其名姓殊為重復時高祖未改其姓

崔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不曜華彩故時人未知逸  
妻王氏字送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好財能自以為得婿  
能而女亡而深以傷恨復以少女斷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  
固與執之送不能為遂重結好

盧淵為侍中與僕射李冲相友善冲重淵門風而淵仰冲才官  
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因冲

盧魯元為太保錄尚書事子統以父任侍東宮世子以元舅

揚平王杜超主南安長公女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大官設  
供具齋以千計

劉暕年十四就博士郭瑀時瑀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始笄妙

選良偶有心於瞞遂別設一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女年向或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瞞遂奮衣來座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鄭幼儒好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

鄭羲有文學弱冠舉秀才尚書李者伯以女妻之後為中山王

叡傳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

貴寵與羲姻好乃就家徵為中書令

甄琛為主客郎迎送梁使劉績績子浙為昉晟主晰死家屬入

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妻婚曰詔給厨

費琛所好悅世宗時調之

崔休字惠盛少孤貧孺然自立尚書嶷欽其人望為長子聘休

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

茹皓為驍騎將軍有寵於世宗北海王祥以下咸憚之皓為弟

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祥強勸之云欲覓官如何

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

張宗之妻蕭思話弟之女蕭氏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八國

娶李洪之女賴其給贍以自濟

尉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司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其

外甥皮氏女由此擢為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

與先達名輩徵相疑狎

後周長孫子澄字士亮魏太師稚之子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

而奇之遂以女妻之焉

盧柔性聰敏好學頗使酒誕節司徒臨淮王咸見而留之以女妻焉

常孝寬行筆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

常祐少好豪俠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為人娶妻長壽女因寓居關南

隋蘇威初仕周為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妻焉

于顛字元武身長八尺美容鬢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留之娶以季女

趙元淑性疎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騎將軍將之家

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為三元令有季女惠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笑美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斟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辟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求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切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為箕箒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聘為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綺錦及珍寶器玩元淑遂為富人

蕭琮嫁從夫妹於鉗耳氏楊素時為尚書今因為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乎琮曰前以嫁妹為於侯莫陳

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羗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  
優羗劣琮曰以羗異未之前聞素慙而止

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  
左時為岳陽王蕭察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繞復在於茲大  
寶遂以女妻之

虞世基幼沈靜有高才少傳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  
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與弟女妻焉  
唐武士彠武德中校檢右廂宿衛既喪女高祖謂士彠曰朕自  
為卿更擇嘉偶隋曰有納言遂寧公揚達英才冠絕奕葉親賢  
今有孫志行賢明可以輔德遂令桂陽公主與揚家作婚主降  
勅結親庶事官給

柳高為駕部郎中高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時以殿中監竇  
誕之女妻焉即高祖外孫也

呂諲蒲州河東人少修整勵志於學早孤家貧不能自振鄉人  
有程楚賓者家富於財遂娶其女楚賓與子震重其才給其所  
欲至天寶初舉進士調寧陵尉

張迺賞中書令嘉貞之子也為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  
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之焉

張孝忠為飛狐城高陽軍使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誠以謹直驍  
勇以其妻妹谷氏妻焉仍令悉統易州諸鎮前後十年威惠甚  
著

齊映大曆中為滑亳節度令孤彰掌書記彰疾甚令映草遺表

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伐令子建歸京師彰然之因妻以女

李若初大府卿道謙之孫少孤貧初為轉運使劉晏下散職晏判官包結察其勤幹以女妻之

揚於陵為閩州句容主簿時韓滉以節鎮于金陵滉剛嚴少所按與獨於陵常所厚待因以女妻之

後唐鄭旺昭宗朝宰臣鄭啟之孫姪父徽光啟初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全義子衍婚徽女珏以家世依張氏家于洛陽孔循為滄州節度使初其女宗王婚姻長與初乃奏令既封王私禮懸絕乞改就公禮朱漢賓明宗初為右衛上將軍時樞密使

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為婚家乃除路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誨既誅漢賓復為上將軍

李象字昭文深州樂壽人也父祖為農少學有文性長於左氏春秋天成中以本科調舉不建明年改為應進士登上帝宰臣劉昫愛其才以猶女妻之

任圜世為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考茂引乾符末選授夏縣主簿避地太原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回團罔雍睦有祿風彩俱異太祖愛之以宗女妻團因任圖代憲一郡守回交城令晉錢元瓘兩浙鏐第五子也起家為鹽鐵發運巡官表受

尚書金部郎中賜金紫許再思等為亂也宣州田頌要盟鏐遍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為吾為田氏之婿者例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步而對曰唯天王之命由是就親於宣州三歲復焉

姚顛字伯真京兆萬年人也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叅軍祖引度  
蘇州刺史受荆國子祭酒顛少春孰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  
輦未之重惟中條山司空孟唐季之名士也深器之以女妻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五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五十四

總錄部一百四

立言

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善德之盛者必形於言言  
之文者必足於志昔之君子常從事於斯矣及司馬譚論六家  
之要剗字政分九流之目揚權是非摶合同異源流洞分指歸  
攸別然而挾術非一揆營道非一致各崇所善用極其說故先  
儒引殊塗同歸之言以為六經之支裔使之逢時效用何當霸  
者之佐去聖踰遠猶賢咎野之求今特詳求而比次之庶百代  
之作者開卷而可見也

粥隔子二十二篇

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  
馬周對為楚祖鬻音戈六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管子字夷吾相齊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書劉向別錄無

有山高名形勢

晏嬰齊作晏子春秋

老子至函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著書於是老子西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十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眼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其氣知其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老萊子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孔伋字子思仲尼孫也嘗用於宋作中庸

曾參孔子弟子著曾子十八篇

漆彫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彫子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說宓不齊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篇名碩陳似也六十子之弟子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摭周文王問似依記者也

蚘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石曰蚘姓也音一元反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為魏侯用

公孫尼子三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黑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田依子七十一篇先韓子依音子

我子一篇劉向別一錄去為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三篇墨作弟子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子八七十之後芋音俾

寧越一篇中年人為師

王孫子一篇同心巧也

公孫周一篇十八篇齊閔王失圍問之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董子一篇名無難墨子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也

魯仲連子二篇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鄉也

李子三十二篇名惺相魏文侯富因營兵

處子九篇史記云趙一有處子

列子八篇名園冠洗蔣子莊子稱之

莊周彖人嘗為彖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先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乃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漁父盜跖臑齒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

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拒事類情用剝儒

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

大人不能器之

惠子一篇

申不害荆人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為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荀卿趙人年十五始來遊學於齊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子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學德之行事與懷序列著數萬言為楚蘭陵令而卒因葬蘭陵

孟軻事齊適梁俱不能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

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序云又孟子亦自知遭臧倉之讒毀值炎

信三代之餘風齒沒世而死無聞焉是故爭憲言以詔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谷問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導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守志勵操者儀之則可以從高節挽浮雲有風人之託二雅之正可謂直而不居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鄒衍齊人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上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也

黎庶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

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

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時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

之至天地未至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內之人所不能覩稱引天地割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者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爾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於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爾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篇

令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著上下篇而

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尸佼晉人秦相衛鞅客也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校規也鞅被刑校恐并誅及逃亡入蜀造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虞卿相趙孝成王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齊間行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

氏春秋

魏齊事具總錄復門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張子十篇名儀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別錄云鄭人知姓名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彫有

閔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劉向別

黃帝秦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

道也故曰秦素

而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濟人遊稷下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官孫姓也

鷓冠子一篇是人居深山以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宗子產殺鄧析

而用其行刑則非子產所殺人也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而去

公孫龍子曰十篇趙仁為聖

成公孫五篇趙黃公等同時姓成公劉尚老與李斯

黃公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

毛公九篇趙文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畱別錄云聖自

呂不韋相秦是時諸侯多辯士如旬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

韋及使其客人人著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

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

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又云呂不韋相

秦並襄王乃上觀尚書嗣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為呂氏春秋

韓非韓諸公子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前弱數以書課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治制執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賢人任賢友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力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奪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庶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依說難十餘萬言漢蒯通危陽人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有存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雋肥而也永長也言甚所論計義而義深長也漢志載子五篇

陸賈高帝時為大中大夫時時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日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卿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愧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及古城賊之困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稱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公孫渾和景帝時為隴西太守以將軍擊戾楚有功封平西侯著書十餘篇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和十五篇是也

桓寬益鐵六十篇寬字公汝南人也若昭滯特丞相御史與諸侯賢良之學論益鐵事寬次之

楊雄王莽時為大夫草太玄潭恩渾天潭深也渾大也象也參摹而四分

之三宿度甲乙也天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貫贊亦自然之通也故觀焉者見其卦而名

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

推一畫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紀九天大運與天終始故云三

方九州二十七步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

為三卷一二三與秦初歷相應亦有顛項之歷焉控之以三策

而三關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緝雜也播之以人事播布也文之以

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知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

不虛生為之秦曼漶而不可知曼播而不知別白八猶言蒙鴻也故有首衡錯

測瀉瑩數文捫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

下存焉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止深妙尚不能盡存故散剝而離散也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

自若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又何玄何言無素何吾恐後人用

復醫敵也敵小兒也雄笑而不應雄見諸子各以其知殊馳也作相大

抵詆也訾聖人即為恠迂析辯詭詞以撓世事言諸子之書大抵皆歸非殷周禮之

教為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雖小辯終大道而感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

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国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

謬於經故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象論語

號曰法言王莽大司空王邑納賢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

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見顧

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老

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言道德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

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迂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

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詭違也 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

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嚴君平蜀郡人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嚴周即莊周

後漢桓譚光武時為義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

號曰新尚書獻之帝善焉新論一日本造二玉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六言繼非七啟寤八祛蔽九

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辨賊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有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有琴道各一篇余並有上下光武續

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琴道為上下凡二十九篇

但有發首一章

梁竦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

惧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卸暉為芒長兌官著書八篇

常彪為大鴻臚著書十二篇號曰常卿子

梁鴻扶風平陵人後至吳潛著書十餘篇

王充會稽上虞人仕郎為功曹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

為俗儒學文多失其真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礼戶牖墻壁各置

刀筆著論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充所論行中土未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秘玩以為談

助其後王郎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又還許下時人稱其進才或曰不見異人當時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親傳焉

又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投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時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女共之勿廣也

釋物類同異正時倍嫌疑

王符安定臨涇人少好學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



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擿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州郡命辟祿疾不就少學博士涉書記贍於文辭每論說古今時倍行事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桓彬為尚書郎著七說及書三篇

陳紀潁州許人寔之子也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後至大鴻臚

劉陶為諫議大夫著書數千萬言又作正老子反韓非復孟軻辨疑等篇

荀悅為秘書監時中侍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新監五篇其所論辯見通政體又著崇德政論及請論數十篇

周黨太原廣武人也後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而終

劉珍為衛尉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之稱號云

魏郎會稽人為尚書會被議免歸家著書數篇號魏子唐擅奉孝廉為郎中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字

崔寔為郎明於治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補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趙岐辟司徒湖廣府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歆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

禦寇論

牟融為太尉牟子

魏劉廙為太祖丞相倉曹屬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為散騎常侍著落論十四篇成未上會明帝晏駕不施行又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王基為安豐太守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著時要論以功世事王昶兗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

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任蝦為河南太守有重名嘗著書二十八篇凡四萬餘言蝦卒後故吏東郡陳威趙國劉故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

奏書之詔天下秘書以貫即言

隋書制載守自論卷任子道論十卷

杜恕為趙相以疾去官還家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還俱自

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達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為有其

才而無用今尚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式遂著體論八

篇

杜氏評書以為人能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正法勝殘去殺身莫善於用兵夫禮

者反物之體也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物又著與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已

桓威為成安令威處自孤微言十八而著渾興經依道以見意

徐幹為太子文章撰中庸

王肅為中領軍散騎常侍撰王子正論十卷

阮武為清河太守撰阮子正論五卷

蔣濟為郎撰萬機論文帝善之

蜀諸葛亮為相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條章以訓勵臣子  
李密為漢中太守去官著述理論十篇晉安東將軍胡熊與皇  
一用字安並善之

譙周字允南為太字家令子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  
令陳祗論其害退而書之為之仇國令

陳術字申伯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

吳顧譚太帝平尚書事後為大都督全琮父子所搆有司奏誣  
國大不敬坐徙交周出而發憤著新言三十篇其知難篇蓋以  
自悼傷也

殷基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

唐滂存志不載所在撰唐子十卷

張儼為大鴻臚撰嘿記三卷

裴玄為大鴻臚撰裴氏子新言五卷

秦著左書不載所載撰秦子三卷

晉陸喜字恭仲為吏部尚書少有名聲好學有才思嘗自叙曰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旅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  
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  
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四思玄四愁而  
作娛賓九思真所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  
博於世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

陸雲為司隸校尉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撥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為區別名為傳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不足所著書言富理濟經論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乃令不及信矣陸雲為清河御史著書十篇

袁準為給事中著書十餘萬言論河世之務  
華譚元帝時為鎮東軍懿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篇名曰辨道上錢進之帝親自覽焉

三長文廣漢鄴人州府辟命皆不就著四卷擬賜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即焉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續玄道遂明長通玄經未遭陸續君山爾

周處為御史中丞著點語三十篇

葛洪為司徒王道詔議參軍凡所著撰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所著子書言黃白之事名內篇其餘交難通釋名曰常諛字憲道為太子太傅著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餘篇凡所述作皆深博有才義

杜夷為國子祭酒著出求子一十篇行於世况松子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倍多浮偽著杜子春秋以刺之

徐苗高密淳于人也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公府五辟博士不就

楊泉者徵士也撰物理論十卷又太院經十四卷

夏侯湛為常侍撰新篇十卷

虞喜以博士徵不就撰志林新書三十卷

于宝為散騎常侍撰于子十八篇

蔡歆為江州刺史從事撰門論

顧夷為揚州主簿撰顧子十卷

呂竦為儒林祭酒撰要覽之十篇卷

蘇彥為北中郎參軍撰蘇子

宣聘為宣城令撰宣子

張顛為郎撰折言論二十卷

揚偉為征西軍師撰桑立先生書二卷又有時務論之十二卷

前秦符即堅之從兄子著子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也

宋傅亮為散騎常侍見世界七險著論名曰演慎

賀遵養為太學博士撰賀子述言十卷

梁劉勰為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彫龍五十篇論古今又体引而次之

後魏崔浩為左光祿大夫天師寇嫌之毋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踈意飲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期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高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爾因為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中之訣常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間昧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大初

下盡秦漢變漢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李公諸為冀州司馬至齊文宣時以侍御史不就撰典言十卷  
北齊顏之推撰家訓二十篇後入隋為太子學士

隋辛德原為蜀王詔議叅軍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

王通仕隋為蜀郡書佐大業末棄官歸絳州著為業又依孔子  
家語楊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家所稱  
唐崔玄暉中京時為中書令撰行已要範十卷

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早有名時名前後述作皆根於中正頗  
有經國理人之志嘗已為國之要足食足兵可以得士方而又為  
政於是採黃氏以還訖子本朝著書上下篇名曰三足又作答  
秦客辭陳漕運飛輓之利病

晉尹玉羽為光祿大夫退歸秦中十年之間著書五十卷名曰  
武庫集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五十五

總錄部 一百五

曠達

縱逸

曠達

夫夷情得喪志懷榮辱外倘以無檢中恬漠而自適簡易威儀  
脫畧富貴抗心倍表不屑物議任放肆志率詣不羈窮厄靡動  
其情哀樂罔嬰其慮斯皆晏然自得不以世務為累者已其有  
望實既重才位無著不以名德驕物不以事任絰懷體寬裕  
以安異同狗譚宴以賞勝會亦有靡脩小節不求當世事於  
文酒之適極乎山泉之致茲乃處閒曠齊物我一端之士也其  
或不厲風操唯任縱誕礼法之所見諂名教之所不容者蓋亦

無取焉

柳下惠為魯士師不羞汚君不卑少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尔為尔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為能浼我哉

後漢禰衡字正平原人少有才辨建安初遊許下魏太祖聞  
衡善擊鼓乃詔為鼓使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

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

岑牟鼓角土冒也絞蒼黃之色次至衡衡方為

漁陽參禡蹀躞而前

一云衡擊鼓作漁陽參蹀躞地來前蹀躞足  
搥乃過並擊鼓也搥是擊鼓之法

容隱有異聲節悲狀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太祖前而止吏訶

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

袒衣

也次釋服餘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參禡而去顏

色不作

晉嵇康字叔夜善鍛回秀為之仇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常採  
藥遊山澤會其德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之為神  
位至中散大夫

刘伶字伯倫放情肆志以細字宙齊萬物為心澹然少言不妄  
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  
介意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挿而隨之謂曰使便誰我其  
遺形体如此位建威參軍

阮籍字嗣宗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



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為文帝從事中郎聞步兵厨營人善釀  
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部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佗取常遊  
府內者達莊論及大人先生傳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  
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也七月七  
日北阮盛晒衣服皆綺錦粲目咸以竹桂大布犢鼻於廷人或  
恠之荅曰未能免佞聊復爾耳咸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  
為歡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杆觴斟酒以大  
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郡丞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  
上便共飲之位至始平太守

阮瞻字千里咸子也為太子舍人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來聽  
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  
岳母令鼓琴終日遠夜無五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榮辱  
阮脩字宣子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佞人過便捨去意有  
所思率爾褰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  
錢推杖頭至酒店便獨暢酌雖當時富貴而不顧能家無擔石  
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位至太子洗馬  
張瀚字季膺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可乃縱適一時  
獨不為身後名和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一杯酒時人貴  
其曠達征大司馬東曹掾

王長為梁王彤丞相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衫以載  
車當特異焉

顧和為司徒王道揚州從事月旦常朝未入停車車門外周顛  
遇之和方擇燕然夷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最是難測  
地顛入謂道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道亦以為然

謝尚為司徒王道府掾始到府通詣道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  
能作駒鵠鶴舞一座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着衣幘而舞  
道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此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周顛字伯仁性寬裕王道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腸曰卿此  
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  
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康和顛曰何敢近  
捨明公遠希嵇阮位至尚書左僕射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樓南俄  
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與  
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意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位  
至司空

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  
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  
過舡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更令人謂伊曰聞君  
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也貴顛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  
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位至護軍將軍

桓石秀為江州刺史居潯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  
心也

孫純字承公幼與弟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又時

人以為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褒聞其名命為叅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賤不畱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穷究

却超字景興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狀仕至司徒左長史

王徽之字猷雅性放誕好声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讀獻之賞并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其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灵牀坐獻之琴彈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忘徽之嘗為大司馬桓溫叅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此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謝奕字無奕與桓溫善辟為安西司馬猶雄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曰溫曰我方為司馬

王猛字景畧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後為符堅相

宋陶潛字淵明閑靜少言不慕榮利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之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用在必醉既而退曾不悵情去畱仕至彭澤令

鄭鮮之字道字性好游行命賀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狎位至尚書右僕射

范泰字伯倫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位至侍中左光祿大夫国子祭酒

王敬弘素高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脩五婢辨著青紋袿羅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着女值尚之不在寄齊中卧俄傾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若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放他室位至侍中

沈慶之為司空每朝賀賞乘猪鼻無憲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田園正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家三望車謂人曰每我游履田園有時與人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几杖並固讓焉

袁粲好飲酒善吟諷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為中書令領丹陽尹位望雖重不以事務經懷嘗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為酣明日此人謂之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作飲酒無偶聊相要爾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放迹雖中字循寄乃滄州蓋其志也

南齊張欣泰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參軍子隆深相愛數與談晏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崗下面松山欣泰負弩欣射雉恣情閑放声伎雜藝頗多聞鮮

梁何默字子哲廬江潛人雖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帶或荷柴車踞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張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何頃劫以刀砍其頰眉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恣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記室

出為富陽令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江革為度支尚書以疆直為權勢所疾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充二州大中正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

曹景宗新野人也善騎射好畋獵武帝時為中領軍將軍出行帝欲褰車帷幔左右輒陳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倍數十騎拓弓弦作劈靛聲前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鹿數助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脯甜如其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血此藥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此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悒使人無氣

謝幾卿為軍師長史坐軍敗免官閑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戴酒徒之賓客滿坐時左丞相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船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未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往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嘗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歎醜有同物之至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陸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如飲酒浩然物表司徒崔浩奏徵為中郎辞疾不起

北齊邢邵字子才初仕後魏為中書令元羅青州司馬遂在青  
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齊受禪為太常卿中書監揖國子祭  
酒雖望寔無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  
充事而已有齊不居坐卧常在一小室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  
賓至下而共噉天資資素時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  
或解衣覓虱具與劇譚劭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怨慈愛特深在  
兗州有都下信云怨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  
之傷心痛悼雖甚不再哭賓客弔慰收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  
遺滯累所未有也

宋游道仕後魏為司州治中從事時將家還鄴會霖雨行旅擁  
於宋梁游道於幕下朝夕晏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声也游道  
荅曰何時節不作此声固大痴

李元忠在東魏興和末為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  
以声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子不関心園庭之內羅種果  
藥親朋尋詣必留連且賞每挾彈弦携壺遨遊里閑遇會酌酒  
飲蕭然自得拜儀同三司孫騰司馬相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  
葛中擁被封壺獨酌庭室無曠使婢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  
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王恠為常山王并州司馬性閑談寡欲雖戎馬填閣未嘗以世  
務為累良晨美景咲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燕為事人士謂之  
物外司馬

後漢周帝夏京兆杜陵人高尚不仕其子璿行隨州刺史因疾

物故子弟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間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曼神色自若謂之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隋李貞為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欲文筆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髮素力已衰官情文情一情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

唐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天室待詔翰林曰既嗜酒日與酒徒醉放酒肆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忤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夜月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上顧瞻笑傲旁若無人

杜甫字子美為嚴武劔南節度使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縱酒咲咏與田俊野老相狎蕩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柳渾為監察御史憲臺執法之地動循儀軌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其寮長局吏咸忿其疎縱渾既不樂乞守外職執政惜其才因奏為左補闕其後為相封宜城男及免相數日即與親故尋騰騰賞醉而方歸時李勉盧翰皆以退罷居私第相謂曰吾方柳宜城悉是拘偈之人矣

白居易初封高第擢入翰林欲奮勵効報兼濟生灵畜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官情哀樂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吟咏為事後為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丁會字道隱壽春人幼放蕩縱橫不治農業產嘗隨哀挽者學紉尤嗜其声位至昭儀節度使

晉鄭雲叟南燕人家本東郡隱居華山妻兒漸已凋謝每聞凶訃一哭而已

盧詹性剛直議論不避豪傑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礼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眉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為樂人無以問側門洛中朝士目為三盧會嘗委順性命不營財利身死之日家無衣物葬具不給俟其君賜方卜葬事

縱送

夫人稟五常之性首萬物之灵清濁殊分賢愚異致所以貴賤

有位動靜有常故不可一槩而量之則有放曠為懷誕縱成志不獲細行罔愧時譏或寓興於山林威儀不整或傲情於朝市礼法罔修是以大禮有環珮之節前哲有常弦之戒教不可長其斯之謂興

漢司馬相如為文園令初相如客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至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長卿相如字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音行短音行此其

義是時作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以琴

心挑之寄心於琴声以挑動之也挑徒了功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閒讀甚都

都閑美之也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也洵美曰及飲卓氏弄琴

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說讀日好其人恐不得當也尚興讀對也



既罷相如仍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陳遵為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止鮮明而遵獨極  
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事  
以故事適之案旧法今而罰侍曹輒詣寺舍曰遵陳卿今日以  
其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斤

後漢桓譚性嗜倡樂簡易不脩威儀而意非佞儒由是多見排  
抵哀平間位不過郎

賈逵為侍中世稱為通儒然不脩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  
致大官

虞廷陳番東昏人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位而司徒  
孔融為少府與蔡邕素善邕卒後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  
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魏陶謙字恭祖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  
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後至徐州刺史

游楚為隴西太守蜀寇至堅守徵拜附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  
好游遨音樂乃蓄歌者琵琶箏簫每行悉將以自隨所在擗蒲  
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太守年七十餘卒

管輅自心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  
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蜀何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体甚壮大又能飲食好聲  
色不時節儉時人少貴之者仕志捷為太守

吳潘章字文珪未卽發千人大帝為陽羨長始往來隨帝性博

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帝竒愛之  
胡綜汝南固始人為偏將軍兼左執法性嗜酒酒後呼極意或  
推引杯觴搏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也容貌瓌傑志氣弘放傲然獨得任  
性不羈而喜怒不刑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  
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喜彈琴當其得意忽  
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痴及文帝輔政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  
生常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王相籍乘驢到即壞府  
舍屏郵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籍旬日而還籍性至孝母終正與  
人圍棋對者求止籍望與決賭既而飲酒二升卒聲一號吐血  
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卒聲一  
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歿致減性裴楷往予之籍散髮箕  
踞醉而直視楷弔陟畢便去籍任性不羈嫂常歸寧籍相見與  
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嘗盧沽酒籍常  
詣婦飲酒醉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兵家女  
有才色未嫁而葬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  
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

王廣字世將為荆別廣性雋又率嘗從南下且自潯陽迅風飛  
帆暮至都倚舫數長嘯神氣自適王道謂庾亮曰世將為時識  
事亮日正足舒其逆氣耳

孫楚字子荆年四十餘始叅鎮東軍事王濟卒將葬時賢無不  
畢至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灵

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躄以声真實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胡毋輔之字彥國性嗜酒任從不拘小節為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送晝夜酣酒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大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居畢卓俱為放達

謝鯤為王敦大將軍長史每與畢卓王居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從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祖為博昌小吏縣令送送容貌寒瘁体凍濕還遇令不在送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送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温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愛人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竒而釋之後

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送將排戶入寺守者不聽送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胡毋謙之字子光輔之子也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人意談笑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醉謙之窺而厲声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令將我尻皆東壁輔之飲咲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年未三十而卒

阮孚初辟大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

弃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  
所按帝每優容之瑯琊王褒為車騎將軍鎮庾陵高選網佐以  
孚為長史帝曰卿謂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荅曰陛  
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佷勉從事不敢有言者竊  
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寇賊斂迹氣浸既澄日月自  
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年爾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復為所行司彈劾帝

王戎為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至司徒

王敦謝鯤庾凱阮脩皆為王術所親善為四友而亦與王澄狎  
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燕縱誕宵歡極娛敦位大將  
軍

張瀚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  
步兵會稽賀循復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瀚初不相識  
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瀚曰吾亦有此北京  
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後辟齊王掾棄官歸同郡顧榮素好  
琴乃率家人常置琴於灵牀瀚哭之慟既而止牀嘆曰顧彦光  
復能賞此否因又慟既已不弔喪主而去

王澄為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窠便脫衣  
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肅然傍若無人刘琨謂澄曰卿形雖散  
朗而内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免其死默然不荅

郭璞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即於室常戒  
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根之常恐不得盡卿

乃憂酒色之為害乎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叔儻不霸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遊于博徒資產俱盡上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卿當不辯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都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是

謝奕與桓温善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即笑詠無異常日温曰我方外司馬奕因每酒無復朝廷禮當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枉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恠温不之責

王忱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士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於酒誕節暮王澄之為人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体而遊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親婦父常有慘耽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刑而繞入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王徽之卓犖不拘為車騎將軍桓冲騎兵叅軍嘗行冲從值暴兩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座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償之盡歡而去又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浩然獨酌酒詠左思拈隱

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舡詣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  
反人問其故微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宋顏延之好飲酒不獲細行三十猶未婚又嘗乘羸牛笨連蓬  
子峻鹵薄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按索  
酒得酒必頽然自得位至光祿

范曄為尚書吏部郎時彭城太妃薨將塋祖夕僚故並集東府  
曄弟廣淵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  
廣淵許夜中酣飲開此牖聽挽歌為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  
太守

沈昭畧字茂隆性狂攜不仕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晚  
日負杖携家賓子妻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王  
約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也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  
瘦已勝肥狂勝痴柰何王約柰汝痴何

謝靈運為侍中陳疾退居於會稽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  
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涉嶺必造幽峻  
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踞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  
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  
守王琇驕駭謂為山賊徐之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  
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驕  
動縣邑也

王敬引為天門太守山郡無事恣其遊戲累日不回  
王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位至中書

南齊張欣泰為直閣步兵校尉成羽林監欣泰通淑雅倍交結  
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着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  
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以敢作此奉止

丘靈鞠宋世聞名世盛入齊頗咸蓬髮弛縱無刑儀不治家業  
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官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大  
中大夫下彬為右騎軍將軍家貧出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  
棄形骸作蚤蝨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衣一袍之緼有生  
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踈榮寢敗絮不能  
自釋無怛性懈情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体皴皴加  
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渭灌無時怒害探揣  
獲撮曰不替手蚤有螻言朝生暮死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  
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捕孫孫息三  
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祿也為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歌  
勺抗皮為肴羞着布白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物什  
多諸跪異自稱王田居婦為傳蠹室或諫曰卿都不操名器何  
由得并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出復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比  
極此爾褚菁辭爵讓與弟泰仍居幕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  
弔以牛繫門外挂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

梁王籍為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  
道不擇交遊

庾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  
與唯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謀

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為資議參軍出為黟縣令  
謝卿幾為尚書左丞性通脫意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晏不  
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亭車褰漫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  
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牘臯禪與門生登閣道  
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官

劉緩字舍度為湘東主中祿事虛遠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  
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周弘正為散騎常侍夏日著牘臯禪承衣朱為有司所彈其作  
為如此

後魏薛裔字豫孫父為立中將軍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  
以恣戲遊

柳遠字季雲性粗踈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瘡好彈琴耽酒時  
有文詠為肅宗挽卽

北齊司馬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植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夙  
素重之以其踈簡傲物竟天保世淪滯不齒

裴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譚不拘儀檢

劉逖字子長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遊善戲  
謔卽辟功曹

顏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位至黃門侍  
卽

後周盧柔性聰好學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諂後位至開府儀  
同三司



唐李伯藥以蔭補三衛隋太子勇召八為東宮補通事舍人伯藥少時疎放好與騎紈公子相逆以詩酒為務十年不從官所與者亦當時有名之士

李客師特進衛國公靖節弟也少任挾善騎射常以馳射為事大業末為涿郡功曹書佐太守崔弘度甚愛狎之每與之為弋獵絲竹之賓貞觀初拜右武衛將軍累封丹陽郡守尋以老年致仕退居昆明之別業然而馳射不衰四時縱禽無暫休息京城并南山西至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之類千萬為群隨隊噪之時臨崑明池鳧鴈亦皆散去郊野號為鳥賊平時年七十餘贈幽州都督陪塋昭陵

唐敬嗣則天初為房州刺史好樗蒲飲酒其孫汪無學術頗有祖風開元末為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博徒相得

賀知章為秘書監晚猶縱肆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路怒為懷州刺史累迁賓客常侍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亟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意未嘗 家人亦以和易稱之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畧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時人謂之狂生元卿官至太子太保

崔咸為秘書監少有才 之志徃徃潛遊南山經時不反既冠連中文科尤長於篇詠好酒飲每風月孤靜吟咲移時多悽愴流涕至酣醉則已鄭餘慶李夷簡皆辟於 中如奉師友

後唐馬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  
俱厚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皆肩  
低首候之郁以猾稽狎侮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内每賓僚宴  
集承業出珍果陳列於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  
日馬監至唯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歸之知其不可啖異日卷  
犖中出一鐵椀碎而食之承業大咲曰為公易饌勿敗餘食按  
其俊卒如此

晉盧詹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盾散騎常  
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庙林亭  
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為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為三盧  
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為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  
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米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  
少保

楊凝式天保中為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伊洛之間  
不以晝夜為拘恣其狂逸多所于休自居晋已降咸以俊才者  
德莫之責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五十六

總錄部一百六

知音

傳曰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至哉知音之為難矣非夫天機朗悟識理玄氣穷本知末探頤索隱叅於象數之表宜乎神化之運又曷能經物造端制器垂範治亂於未兆表吉凶於先見洞達其節奏深究於義絀繹以極其妙演暢以攄其變俾夫成文而協律和聲而盡善播於樂府紀於人聽者焉盖仲尼有言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乃知乎審音者非特鏗鏘擊斝之謂矣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大夏西戎之國也

崑崙之音取竹於解谷崑崙

上北谷名也生其竅厚均者竹恐與肉薄取谷中之竹生而肉厚薄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黃鍾之宮律之最長也制十二筩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六鳩鳴亦六比黃宮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

律本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天

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律得風氣以成聲風和乃律調也風氣

一日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作笛吹而作鳳鳴

冷州鳩周景王時樂官王將鑄無射無射鍾名冷州鳩曰王其

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戠也戠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鍾

音之器也音因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借作樂以鍾之鍾聚

音器聚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窳窳細不浦大者不櫛櫛橫大不入則和

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一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

也億安窳則不咸不充滿於心櫛則不容心不堪容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

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明年正病心

師曠晉太師也初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

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琴鼓音問左右皆不聞

其狀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

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因復宿明日

報曰習矣即去之番見晉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

今來者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傍援琴鼓

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

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

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

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頌聞遂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昔無此最悲乎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聽之平公云寡人所好者音也頌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集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音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頌遂聞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鶴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忘興也又楚師伐鄭晉人聞之有楚師師曠曰不害無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一日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

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声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

月又建亥歌故南師不曠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德也

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後平公鑄為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不調

請更鑄之公曰吾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鍾不調也臣竊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

季札吳公子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怨歌却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聞衛或曰一作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

思而不惧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王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

謂夏声天能夏則大人之致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儉而行易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厚誰能若斯歌陳曰国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遠而不携迂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亶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風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劄南龔者曰美哉由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

哉勤而不得非禹其誰能之脩之見舞韶劄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鑄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其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回伐丁周二等故不舞

其二季札之知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鍾子期夜聞擊磬声者而悲且韶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賭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者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射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之鍾子期曰悲在心悲非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

從之純如也

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声縱和諧也

繹如也以成

縱之以成皦如言樂始作

俞如而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韶舜樂名謂聖德受禪故盡善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武二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

在齊聞習韶樂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美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為作者不圖作韶樂至於此在齊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為契契然也

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硜硜信矣而言亦無益也孔子學琴於師襄

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矣益已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

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至也有間

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

穆然深思然有所怡為高望而遠志為曰丘得其為人醜然而

黑黯黑幾然而長詩云傾眼如望羊望羊視如王四國非文王

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賔牟賈侍

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大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對曰病不得其眾也武謂周武也備戒擊鼓警眾病猶詠歎之

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建事也詠難淫液遲歎之也發揚諷厲

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

曰非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敢謂昧声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

音也言武歌在政其軍不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

曰有司失其傳也非若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

傳猶說也荒老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安說也詩曰王肇荒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

若無子之言是也萇弘周大夫也賔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

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子曰

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生周召之治也居猶安生也成謂成已

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候也武時武也武象戰也孔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

召公以文王武王也且夫武治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以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

為一成始奏象現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

有余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叛者復也五奏象周

公召公分戰而治也六奏象周公還振旅也天子夾旅之而駟

伐盛威而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矣舞者振鐸以為節也

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也分猶部曲

也齊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

象武王伐紂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

商未及下車而對黃帝之後於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後於陳下車而對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

干之墓釋其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弘政庶土部

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拂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

弗復服車田畔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於戈包之以虎皮

將師之士使為諸候名之曰建橐後然天下知武王之不復兵

也及當為及字之誤也及紂散軍郊射左射裡首右射騶虞而

貫革之射息也禫冕進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

之孝朝覲然後諸候知所以臣更籍然後諸候之所以敬五者

天下之大教也郊射為射宮之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裡首

禫而冠冕也裸以騶虞以所敬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禫冕衣

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籍籍者田也食三老更五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獻冕而



摠於所教諸侯之弟也

三老五更互言之尔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摠干親在舞位也周公

大孝曰若此則周道四達礼樂交通則大武之遲义不亦宜乎

言武遲义重為礼樂

子路鼓瑟有比鄰之声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

孔子曰来来尔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為中節彼小

人則不然執末而論本務剛少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

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乱亡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

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然

師摯之始關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魯太師摯識關雎之声而首理其乱者洋洋盈耳聽

美之也

師乙魯樂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声歌各有宜也如

賜者宜何歌也子貢孔子弟子声歌各有宜氣順性云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能断者宜歌齊大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

時和焉星辰礼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声寬而静柔而

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礼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此文煥簡失其次寬

而静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行讀四尺而慈愛者宜高商宋詩曰也為哀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

商之遺声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声也齊人識

之故謂之齊云商之遺声也行字也又誤上所云故明乎商之

音者臨事而屢断明乎齊之昔者見利而讓屢断事也断事以

讓以其温良能断也断猶决也臨事而屢断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

非敬執能保也保也知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橐木

居中矩句中鈞累累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故歌之為

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

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

卸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悅之舍之右室湏臾王自鼓琴卸

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之

未察何以知其善忌曰大弦濁以溫小弦蕪以清推之深而什

之舒均諧以鳴大小相蓋回和而不相害是知其善忌復曰不

獨語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為絲桐之間忌曰大

弦急以溫之者君也小弦蕪以清之者相也推之深什之舒者

刑罰審也均諧以鳴者政令一也大小相蓋回和而不相害者

上下和鳴吏民相親曰夫復而不別者所以治昌運而往者所

以存亡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治國家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

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王鼓琴亦能令我悲乎周

曰臣獨鳥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

貧不若身才高妙適曹暴亂不若處之隱絕不及四隣屈折擯

壓無所告訴臣一為之徵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

廣下遂房下羅幃來清風閉象旗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

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馳戈獵平原廣囿則入撞鍾擊

鼓乎深宮之中能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為足

下悲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

下悲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

既已甞墳墓既已平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  
未知孟嘗君尊貴乃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泣為垂臉周引琴而  
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泣涕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  
鼓琴文乃破國亡邑之也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者荆軻刺秦王不中死秦逐太子丹荆軻  
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為人傭保匿作於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

作若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  
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夫人召使前擊

筑一坐插善賜酒已高漸離念久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  
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坐家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

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出者宋子傳客之平以聞於秦始皇

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  
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  
置筑中復進得近奉筑撲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  
不復近諸侯之人

漢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樂官能其鏗鏘鼓舞

李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武帝將興天地祠欲造樂今司馬  
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延年繇  
是命為協律都尉

候調武帝時樂人帝使調作笙篪以祠太一或云候暉所作其  
聲坎坎應節謂之坎候聲訛為笙篪者因公人姓爾

趙定渤海人宣帝神爵五鳳之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與

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之音善鼓雅琴者定與梁國龔德皆  
召見待詔

京房好鍾律知聲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官至魏郡太  
守

後漢桓譚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  
琴劉昆能雅彈音琴知清角之操為騎都尉卒

馬融善鼓琴好吹笛位至議郎

蔡邕為左中郎將妙操音律坐事亡命在吳謂吳人曰吾昔常  
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  
聲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声知其良木因請以裁為琴果  
有美音而其尾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為初邕在陳留也其隣

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  
試潛听之曰嘻有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  
曰蔡君尚未至門而去邕素為邦卿所宗主人遂自追而問其  
故邕具以告莫不撫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  
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  
此豈為殺心而刑於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邕  
性審志好琴道矣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  
曲有幽居灵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日出呈為融王允董  
卓等異之

魏阮瑀字元瑜太祖雖雅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逝人  
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特征長安大延賓客

怒與不瑀語使伎人劉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  
曲田變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西東人怨士為  
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思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  
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杜夔河南人以知音為雅樂即漢末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  
表令與孟暉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却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  
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  
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泰大樂事因令創制樂夔  
善終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  
鄧靜尹育善詠雅樂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蓬蕭服養曉知先  
代諸舞夔摠統研精遠考諸經近來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  
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大樂令協律都尉鑄鍾  
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亦為當時貴人見知夔令  
玉鑄銅其聲均清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  
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銅雜錯更試然  
知夔之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  
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頤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  
是意不悅後因他事擊夔使頤等就學夔自謂所習士雅士  
官有本意尤未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秦馥各至太  
樂丞下邳陳頑司中即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  
好古存正莫及夔

荀暉為虎賁中將與賈充共定音律

吳周瑜精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而顧吳人謠曰  
曲有誤周郎顧位至偏將軍

晉孫氏善引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  
赤索善彈箏宋生生琵琶尤發新聲並魏世之人也傳玄曰人若欽

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成古今而無儂何但變手回契哉自茲以後皆孫朱茅遺則也

荀勗為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脩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道途  
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

矣遂下即因悉送牛鐸果皆諧者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  
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尅諧然能有猶調最暗解

時院咸妙違八音論者謂神解咸常心譏最新律聲高以為高  
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何勗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已乃

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最以校已所治

鍾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伏徵咸歸勗既以  
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鍾聲會勗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

子蕃脩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衰亂莫成記之者勗子蕃字大  
堅元康中為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潘子邃字道玄亦

解音樂位至尚書

阮咸字仲容為始平太守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  
事惟共親知絃歌宴而已荀勗每論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

也咸善奏琵琶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二柱武才後時蜀人

得之晉竹林七賢勗阮咸所彈與此內同謂之阮咸即初得銅者時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中曰阮咸所造乃令人改以木

為之聲甚清雅

嵇康為中散大夫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  
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常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散陵於  
今絕矣時然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思之

石崇字季倫善彈琵琶位至衛尉

成公綏字子安好音律常當著乘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  
位至中書郎

阮瞻字千里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  
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  
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位至太子舍人

謝鯤字幼輿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竒之為王敦大將軍長  
史卒

紀瞻解音律殆盡其妙位至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桓伊為西中即將豫州刺史以與謝玄俱破苻堅功封永脩  
縣侯進號右將軍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右第一有蔡邕  
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徽之  
相識伊於岸上過艇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  
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  
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王不交一言時  
謝安女壻王國室專利無檢安惡其為人每抑至之孝武末年  
嗜酒好肉於是國室謔諛之計稍行而好利險陂之徒以安功  
名極盛而構會之嫌隙遽成帝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  
伊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

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敕御  
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妓善相使事帝  
彌賞其放率乃詐詔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  
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  
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  
下沾襟乃越席而將之就其鬢曰使君如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位至護軍將軍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  
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  
乃更引其兄述述樂聞命欣然操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  
為娛義熙初為散騎常侍即徵不起尋卒

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乃文其辭句  
婉其節制因錯歌之聞者流淚位至吳郡太守  
姚弋仲字子和姚興之弟封濟南公尤善樂音皆能度其盈虛增  
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五十七

總錄部一百七

知音第二

宋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少善琴書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動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種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數徵詔並不應

顏師伯頗解聲樂位至尚書僕射領丹陽尹

范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文帝欲聞之屢諷以徵旨畢偽若不曉終日不肯為帝彈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帝歌既畢亦止弦位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謝稚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何承天能彈箏帝賜銀裝箏一面位至御史中丞

蕭思話善彈琴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張永為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孝武問求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澤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戴顓字仲若父逵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諳音律皆能揮乎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敦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敦五部顓服在野服一部並傳于世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顓服在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并新聲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顓合何嘗曰鶴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中書令王綏常樵客造之敦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用一聽不答綏恨而去顓隱遁有高名沈懷遠吳興人大明中懷遠被徙唐荆造繞梁其器與笙篪相似遠亡其器亦絕

南齊褚淵善琴琵琶武帝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太祖曲江宴群臣數人各使技藝淵琴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舞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彈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淵位至司徒領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王僧虔為尚書令僧虔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正僧虔上表宜命有司緝理遺逸悉加

補綴事見納

蔡仲熊濟陽人也師事劉瓛禮學博聞瓛講月令畢謂學生生  
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  
髴仲熊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木在  
其中土今既來南王氣偏陂音律乘爽仲熊官至尚書左丞  
蕭思基永明中為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声伎所尚多鄭  
衛淫佞雅樂正声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  
和歌每奏帝輒賞悅不能已

梁王冲為南郡太守曉音律習歌舞

柳暉既善琴常以今声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暉初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暉幼從之學待

穷其妙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為法曹行叅軍雅被賞狎王嘗置  
晋後園有酒謝安鳴琴在側受暉暉彈而弄子良曰卿巧越嵇  
心妙臻羊体良質美乎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竒足何追縱古  
烈累遷太子洗馬暉父世隆善彈琴世稱松公雙瓊為士流涕  
一暉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体備寫右曲常賦詩末就以筆  
挿瑤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暉驚其哀韻乃制為雅音後傳擊琴  
始自如此

卞華字昭立孤貧好學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烏位至  
尚書儀曹即吳令

後魏陳仲儒神龟初自南歸因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准  
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後雖

有器存曉之甚少為後漢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定弦之急  
緩聲之清濁仲儒自受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荅曰仲儒在  
江左之日頗愛琴文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術成  
數照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為遂竭愚思  
鑽研甚久維未能測其微妙至無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曆皆  
出黃鍾雖造管蔡氣經史備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自非當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  
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  
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如  
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宜  
諧會歆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  
有方若闕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運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  
之體叅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  
有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應鍾如復  
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為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角徵  
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  
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  
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是長  
故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則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  
猶須採眾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  
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為宮則十二律  
中唯得取仲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仲呂為宮則十

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宮為十二之竅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之呂為宮乃以去減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運而崇乃以仲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儒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唯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為難若依案見赤作准調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惟云准行如瑟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月調中一弦令與黃鍾相得接盡以求其聲聲遂不辨准須柱以成柱有高下弦有粗細餘十一弦復應相為致令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內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准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而准一分之內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弱強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部中柱史入准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須知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懸不得舉弦又中弦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弦須施軫如琴以軫調整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弦須施柱如箏又凡弦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弦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弦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吹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宮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依角為主五調各一以聲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之方如錦繡自上代來息消調之方並

史所畧出仲儒思思若事有乖此則音不和平仲儒尋准之分  
數精微如被定弦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識藏中  
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弦也且越人不師資而習火迂壽  
不束修一變律故云知之者教其無從心違者體之無而私  
苟有毫厘所得皆閉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  
自省庸淺才非一足可止粗識昔運說言其理致爾時尚書蕭  
保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數或通曉仲儒雖粗  
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云舊器不任必須  
更造然後克諧上遠用舊之旨輕欲製造臣切思量不合依許  
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雅知音律雖在自首至安居之暇常自操

絲竹高允好音樂每至令人弦歌鼓舞掌擊節稱善位至中書令

柳諧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

裴藹之字幼重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諧而微不  
及也官至平東將軍汝南太守

趙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至秦州刺史

北齊李德李播沈少聰敏善音律 採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

弦時人稱其思理位至尚書儀郎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  
以為絕妙位至兗州刺史

爾朱文畧聰明雋爽多所通習文襄嘗令陰永興於馬上彈胡  
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畧寫之遂得其八帝戲之曰聰人人多

不壽考梁即以父榮為梁王襲封梁其愼之文畧對曰命之壽短皆在明公帝愴然曰此不足慮也

李神威幼有風才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位至尚書左丞後周斛斯徵為太常卿解音律樂有鑄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鑄于也衆勿之信徵遂依于室周礼注以芒苳將之其声極振振衆乃歎服徵乃取其以合其樂焉

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准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嘗因退朝經野使君拂寺前過浮蓋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明帝行之

隋蘇夔與鄭鐸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五十篇以見其志數載拜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十年詔天下舉達樂源者晋王時為雍州牧夔與諸州所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奉位至光祿大夫

長孫覽九曉鍾律位至涇州刺史

萬室常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室常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鍾律變工八音造王磬以獻於齊又嘗與入方食論其声調時無樂器室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商宮畢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尾洎隨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鐸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室常雖為伶人譯等每調與議焉言多不用後鐸樂成奏之帝

召宓常問其可否宓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帝不  
悅宓常因極言樂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  
調器帝從之宓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声率下鄭鐸二律并撰  
樂譜六十四卷其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移柱之制為八十  
四卷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声時人以周礼有旋  
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宓常時創其事皆哂  
之至是試今謂之應手成曲無所礙滯莫不嗟異於是損五樂  
器不可勝已其声音雅淡不為時人所知太常善声者多非毀  
之宓常嘗聽太常所奏樂弦而泣人問其故宓常曰樂声淫厲  
而哀天下不义相殺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大  
業之末其言卒驗後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  
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  
宓常死開皇之世鄭鐸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  
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宓常遠矣安馬駒曹  
妙達王長通郭金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多習鄭声而宓常  
所謂皆歸于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宓常然皆心服謂以為所  
曹妙達安馬駒皆北齊人也開皇中以藝遊王公之家新声變  
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令妙達理郊廟樂馮傾成社行  
天之声鄭鐸知鍾律位至上柱国

王令言樂人也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當  
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  
驚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



有之令言遂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憤無從行帝必不反乎問其故令言也此曲宮声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

庠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言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公革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用其七餘有五鍾倍號呿鍾莫能通者文收欲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受協律郎總章中潤州得玉声以獻文收扣其一曰是音其歲潤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令闕其一於黃鍾冬文入掘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也

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也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声清遠若長江廣流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声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也

李嗣真為始皇令皇太子賢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室慶之曲曲成而工者奏於太清觀嗣真謂道士劉棻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協之兆也殺声既多亦調又苦國家無事則太子受其咎也居數月而賢廢棻儼奏其事擢嗣真為人太常亟使之五禮儀注嗣真私謂人曰禍猶未也上風緩曰侵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

亦室雖衆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不識吾恐諸王藩翰皆在中宮所蹂殘矣且自隋以來樂府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果堂氏在受命也若中宮僭擅復歸子孫則為再受命矣近日閭巷又有則堂堂撓堂堂之謠側者不正之聲撓者不安之稱吾見

患難之作不復久矣唐亟周隋離亂之後樂懸散失獨無徵音  
因往所聞知者不敢開達其事天后末嗣真為御史大夫密  
之不得一旦秋爽聞其聲有應者在今怒營是當時英公宅  
如年無由得之其後敬業卒兵敗天后潛其宮嗣真乃求得  
喪卓一鐸入而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以裁  
為四具補樂懸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柱簏簾者乃嗣真所得  
者也

裴知古為太常令神龍元年正月則天享大廟知古謂萬年公  
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  
宗即位知古路逢乘馬者聞其聲曰此人當逐馬好事者隨  
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殆常觀人迎婦聞佩玉色曰此婦人不  
利姑是日姑有疾其知音皆此類也

衛道弼近代言樂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紹曹夔次之弼夔  
皆為大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  
雜和鍾聲使夔聞名之無誤由是反疑伏又洛陽有僧房中  
日夜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事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  
夔素與僧善未問疾具以告我擊齊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  
日可設盛饌當相為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異其感幻乃具饌  
以心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鑪磬數處而去遂絕僧告問其所以  
云以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姚周廷國公崇之姪孫妙於絲竹位至城父令

王惟溥學多藝人有德奏樂而不知其名惟視之曰雷第裳三

疊第一柏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官至尚書丞丞

也 古音律太常又亡徵調沈考鍾律得之

木 勉罷相為太子太師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巧思

衛次公為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奇運使其子交觀意次公誨之琴次公不許由是終身未嘗操弦位至淮南節度使杜式方為太常寺主簿明練鍾律有所考定深為卿高郢所賞韓臯生知音律常觀彈琴至止歎息曰妙哉嵇生為之是曲也其當晉魏之乎其音主商商為秋声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秉金運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

也慢其商弦與宮同音是以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之顧託後嗣又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彌露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役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歿於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於終止息此也共哀憤燥蹙瘖痛迫脅之音盡在於氏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心貽後代之知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臯之於立 謂至矣位至左僕射東都留守

崔 為太常丞文宗欲造雲韶樂曲召令卿對令卿指以根本兼言声音之道帝歎異久之遣太僕卿令卿善吹律盡抵其

管使如蕭鳴焉以吹之諧於金石絲竹之音自近代通於聲律者其令卿為比

段文宗廟以善吹笛進文宗為新聲雅樂朝霞能承立心變  
王 以符帝旨為教訪副使

李可及咸通中伶官善音律尤能傳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聰者  
忘倦京師屠沽少年效之謂之拍彈時曰曰公主除喪鼓宗  
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作歎百年舞曲人皆盛賞珠翠仍  
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復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  
又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帝益憐之

周王仁偕初仕晉為司封郎中仁偕為文外亦曉音律天福五  
年八月戊申宴群臣於永福殿樂奏黃鍾仁偕曰音不絕肅聲

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之奚知其然對曰大樂有天地辰  
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送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  
相合十一月而生黃鍾黃鍾者同律之主五六之元宮也子寅  
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丑卯未巳申  
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俗童叟而且  
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力  
生律以律合呂九六之偶旋相為宮三正生天地之美亡亦故  
舍 勿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宣威功生軌儀之德紀協長大之等  
則 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則殊途而同  
歸也 正者一為天二為地三為大宗者黃鍾為宮太極為商  
古先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為變宮蕤賓為變角為水

詳燕金宮為土變徵為日變宮為月徵為火羽為水北角元龜  
天之一 猴主乎角乎元何鼓婁聚輿鬼主乎商大根頤 厄頤  
土乎宮辰馬陰虛旄頭天虛主乎變徵大火丘封天之 向鳥  
主乎變宮龍尾玄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代較車  
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之數八十有一  
變徵之數五十有六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  
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之 聲數  
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筭因以定主之 以求象觸於手而徹於心由  
是而知也夫何疑哉

王朴為樞密使朴多所談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  
撰大周欽天曆及律准並行於世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五十七

卷之三

